

Bashi Nigenda Sanwenxuan

1982

# 八十年代散文选



# 八十年代散文选

1982

《八十年代散文选》编辑组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插图尾花：张少俊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1982

《八十年代散文选》编辑组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总发行所：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6 字数 92,000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456 定价：0.70元

## 编 选 说 明

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的、光辉灿烂的散文创作传统，展示八十年代散文创作成果，使文学的百花园里更添繁荣景象，我们编选出版八十年代散文选，每年出版一册，本选集是第三册。欢迎读者每年为我们推荐优秀篇目。

本选集的作品均选自一九八二年的全国各报刊。编选方针着眼于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，真、善、美的统一，以抒情和记事散文为主，同时兼顾题材、风格等方面。所选作品依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。

因编选者水平有限，本选集难免存在不足和失当之处，谨请各方批评指正。

## ·目 录·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  | 灯光·····          | 冰 心 |
| 3   | 迎着强烈的海风·····     | 严文井 |
| 7   | 搬家·····          | 徐开垒 |
| 15  | 唱给豆腐的颂歌·····     | 忆明珠 |
| 22  | 线·····           | 冯复加 |
| 28  | 海伦的镜子·····       | 丁 玲 |
| 40  | 枯叶蝴蝶·····        | 徐 迟 |
| 42  | 夺得千峰翠色来·····     | 赵海洲 |
| 52  | 冬泉·····          | 门瑞瑜 |
| 60  | 听雪记·····         | 毛 锜 |
| 68  | 在“海的女儿”铜像面前····· | 叶君健 |
| 78  | 母子·····          | 薛尔康 |
| 87  | 雄关赋·····         | 峻 青 |
| 97  | 田汉兄的《母亲的话》·····  | 叶圣陶 |
| 103 | 水仙花·····         | 郑 敏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05 | 紫藤萝瀑布·····   | 宗 璞 |
| 108 | 到巴金花园去·····  | 矫 健 |
| 124 | 系船儿的地方·····  | 乐维华 |
| 133 | 种花人·····     | 周 全 |
| 141 | “干扰”·····    | 巴 金 |
| 148 | 《尺泽集》后记····· | 孙 犁 |
| 150 | 瀚海新城·····    | 黑 婴 |
| 155 | 五味巷·····     | 贾平凹 |
| 163 | 买菜散记·····    | 吴 岩 |
| 172 | 山间解板匠·····   | 凌耀忠 |
| 179 | 永存的慰藉·····   | 路长琴 |
| 185 | 峨眉山入·····    | 吴泰昌 |
| 190 | 望江山随笔·····   | 袁 鹰 |
| 205 | 鼎湖山听泉·····   | 谢大光 |

# 灯 光

冰 心

初冬黎明时的灯光，总给人一种温暖，一种慰藉，一种希望。因为从家家窗户射出来的光明，是这片大地上人们醒起的信号，是灿烂阳光的前奏！

我的卧室是朝南的。我的床紧挨着北墙，从枕上总能看见前面那一座五层楼的宿舍，黑暗中就象一堵大灰墙似的。

近来睡眠少了，往往在黎明四、五点钟醒来，这时天空沉黑，万籁无声，而我的心潮却挟着百感，汹涌而来……长夜漫漫，我充分地体会到古人诗中所说的“秋宵不肯明”的无聊滋味。

这时对面那座楼上忽然有一扇窗户亮了！  
这一块长方形的桔红色的灯光，告诉我，我不是一个独醒的人！我忽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。

白天，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，在我们楼前奔走踢球的男孩子，和在我窗外的松树和梨树之间拴上绳子跳猴皮筋的女孩子，他们和我招呼时，常常往前面一指说：“我们的家就在那座楼上，你看那不是我们的窗户！”

从这扇发光的窗户位置上看去，我认出了那是央金家的盥洗室。这个用功的小姑娘，一早就起来读书了。

渐渐地一扇又一扇的窗户，错落落地都亮了起来。强强，阿卜都拉他们也都起来了，他们在一夜充分地休息之后，正在穿衣、漱口，精神抖擞地准备每天清晨的长跑。

这时天空已从深灰色变成了浅灰色，前面的大楼已现了轮廓，灯光又一盏一盏地放心地灭了。天光中已出现了鱼肚白色，灿烂的朝阳，不久就要照到窗前的书案上了。

灯光已经完成了它的“阳光的先行者”的使命，我也开始了我的宁静愉悦的一天。

（选自《东方少年》1982年第1期）

## 迎着强烈的海风

严文井

到海上去,当一名水手,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。

由于这个梦的不能实现,我就在描写渔民、水兵、船员等生活的小说和散文里来寻求海上的“体验”。这些描写我所没有的生活的文章,在我看来都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。

一直到中年时期,我才看到真正的海。

有时是从高空俯瞰。下面是蓝色间杂着青灰色的一片,无边无际,布满了细细的鱼鳞纹,那大概就是海波吧。大海似乎没有任何声音。

有时是从海岸边远眺。一个波浪追逐一个

波浪，一直追到我的脚下，喧闹沸腾不已。大海原来是这样不平静，不安宁。

有时我也曾下海游泳。卷着白色泡沫的怒涛呼啸而来，毫不留情地强迫我咽下几口咸涩的水。我身不由己，忽高忽低，忽进忽退，任凭摆弄，这才感觉到了海的力量。我不敢设想在台风中的大海狂怒时的景象。

我终于懂得，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一名水手了。

海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赐予。它的多变，所引起的不能只是温柔的抒情。由于它复杂，更加引起了我对它的向往和好奇。

我的办法仍然是通过书本到海上去。我在书本里“经历”海上的风险，和“分享”驾御海洋的人们的酸甜苦辣。

不久前，我读了《海角天涯》这样一本关于海洋的多人选集，就是这种兴趣的继续。

这本书的作者们是着力于反映海洋的美的，然而在他们笔下出现的不仅仅是海鸥、飞鱼、日出、夜空的星星、带咸味的风，和波涛的韵律等等。

这本书表现得更多的是：无休止的摇晃和

颠簸、狂风、炎热、危机四伏的阴云和黑浪，和面对着、忍受着这一切的人。人对海的搏斗，不让海来吞掉自己，产生了一幅幅壮丽的图画。这种强烈、鲜明的美的存在，才使得柔和的美能够以陪衬的身份，作为一种补充，成为需要。这种美，使我们想到人的真正生活，人的存在意义。

海洋的不平静，多于平静。

只有从不平静当中，才能发现真正的水兵和水手。

中国人懂得海的价值，漫长的岁月和漫长的海岸线教会了我们这一点。

于是，我们的先人登上了木船，扬起了帆，在古老的海上驶向远方，悄悄隐去。

多少个白天和黑夜消逝了，我们仍然从呜咽的海风中听到寻求者和探索者的声音，我们听到海的召唤。

于是我们，他们的后人，又毅然起锚，跟踪那看不见的踪迹，继续在古老的海上航行。

在海底，有我们触礁的商船，船舱里仍然装满瓷器；有我们被击沉的军舰，里面残留着一些勇士的遗骸。

现在，我们的新舰队正变换着队形驶向

远洋。

甲板上有我们的年轻人；桅杆上有我们的新国旗。

船头，迎着强烈的海风。

拭去泪水吧，我们要擦干眼睛。

前方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，那是一只遇难的渔船，那是一个珊瑚礁，一个未被发现的小岛，或者，那就是等待我们去建立的功勋。

我们将要接受无论什么样的考验，迎着强烈的海风。

迎着强烈的海风，我们才会懂得什么是忠贞。

“选集”帮我拾回了少年时代的梦。

我仿佛仍然留在海边的沙滩上，听着涨潮的声音，接受海风的轻轻吹拂。

啊，不！最好还是在一只疾驶的舰艇上，迎着强烈的海风。

〔本文系作者为《海角天涯》一书所撰写的序言〕

（选自《人民文学》，1982年1月号）

## 搬家

徐开垒

我活了五十多岁，生平共搬了十次家，每次搬家景况都不相同，其间原有不少可悲可喜之事，可供记述；但总的说来，第一次搬家，与最近一次搬家（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吧），对我说来，更有特殊的意义。

第一次搬家，那还是我十五岁那年，当时抗日战争刚刚开始，敌人的飞机整日整夜向宁波城乡投掷炸弹，不仅房屋时有炸毁，居民也很有死伤。宁波城内十室九空，市区笼罩着一种战争恐怖的气氛。这时，我父亲就从上海回来，把我们全家接到上海去。

临离宁波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向什么人告别，好象也不曾有什么人向我们送行。因为当时事出仓卒，又在学校暑假期内，亲戚、邻居、同学都已四出逃亡，所谓“大难到来各自飞”，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就更显现出来。

我们一家人就是这样在战火纷飞中，携箱拎篋登上沪甬线上的宁绍轮船，把“家”搬到上海来了。在途中，我不但经历了我从来未有过的旅途生活，而且还饱览了满目疮痍的战时景象。特别是第二天早晨，在船舱中一觉醒来，但见轮船已经进入吴淞口，黄浦江上，空中到处飘荡着敌人所放的气球，气球下挂着敌人的捷报，“日军占领宜兴江阴”一类字眼，真是使人触目惊心。

轮船一靠码头，人就象潮水一样涌下去，准备上岸，在跳板上，无不跌跌冲冲，你挤我攘，谁被踏在地上，谁就活该遭殃。我正是在这种“生存竞争”的“潮水”中被冲到上海来的。我记得我携着一只当时在内地学生中颇为流行的藤篋，藤篋里放着几件衣服和几本书，就慌慌张张地跟着父母亲来到了我上海的家。

上海一进入租界，情况就不同。因为当时英美还没有参战，租界还不曾沦陷，靠英美人的“中立”，战时景象在这里竟然变得一片“歌舞升平”：白天马路上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；晚上霓虹灯光满空，满街纸醉金迷，酒店、茶楼、影院、戏馆、舞厅照常满座；而同样在租界，在有些角落里，在下层社会，却是哀鸿遍地，人们住的是滚地龙，贫民窟，难民收容所，……

我们家所在的弄堂，虽不算贫民窟，但比起在宁波城里住的大房子，无异有天壤之别。父亲一个人住的房子，现在要住下一家七口，这就很难安排。我记得我睡的是日拆夜搭的帆布床，当时人们称它“行军床”。我每晚临睡，先得把帆布床搭起来，一待躺下，我两个哥哥就把我这张床往方桌下抬进去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的半身藏在桌子底下，才能使我们住的亭子间腾出一点空间来，否则走路地方都没有了。我的两个哥哥就是这样每晚伏在这张方桌上做功课，而我则躺在桌下做各种各样的怀乡梦。

这就是我的第一次搬家。也正是我的第一次搬家，结束了我在宁波的快乐而又寂寞的童年生活，开始了我在上海的忧郁而又纷扰的青

少年时代。……

现在，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。在这四十多年中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我又搬过多次家，虽然躺在方桌底下的少年生活几年后很快过去，但住的屋子却从来没有超过“亭子间”阶段，甚至有一个时期因为患肺病，被人隔离在一间比棺材仅仅宽一米的小屋里。好不容易，上海解放了，一年后，我就脱离大家庭，独立生活，并结了婚。当时社会主义对私改造还没有开始，上海还有资本家，还有用房屋剥削人的制度。我住进去的虹口区一家房屋，房东不但是资本家，而且还是个在旧社会做过律师的人，他让我看了他的房子，——一间十一个平方米的朝北房间，要我每个月付廿一元人民币的房租，我嫌贵，他板起脸说：“你要，就住进来；你不要，也不勉强！”我想到上海房屋紧张，怕租不到别的房子，只好答应下来。第二天，他约我订租约，我正想着那租约该怎么写，不料他已预先写好了。他要我在上面签字，我一看，说：“不是说好月租廿一元吗？怎么写月租三十元呢？”他说：“不要紧的，租约写三十元，你每月付廿一元就可以了。”我有点犹豫，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吃不准他

的用意。不料他又板起了脸，说：“你要，就签字；你不要，也不勉强！”我想到要独立生活，要结婚，迫于形势，只好答应下来，屈辱地签了字。住进去后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到了月底，我按起先说好的数字，付他房租廿一元，他接受了，但并不给我收条，相反，却拿出一个存折来，叫我在上面写“本月付房租廿一元”，下面还要写好年月日，签好字，让他把存折保存起来。他见我面有难色，就说：“不要紧的，你以后每月底付房租给我的时候，就在这个存折上写那么几个字就可以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不给我收条也罢了，哪有我倒写条子给你呢？”他终于又板起脸，说：“你要，就住着；不要，就搬出去好了，我不勉强！”我就这么住了好几年，等于每个月欠他九元钱。

也许今天有人会不相信我们的社会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，但千真万确，我一丝儿也没有夸张，当年我就是这样过来。幸亏几年以后，上海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，我住的虹口区房子由国家管理，再也不许这个房东对我进行这样残酷的剥削，不但减了一半房租，而且再也不用每个月在他的存折上倒写“收条”了。

后来，我们的小家庭有了孩子，一个，二个，